

WEISILIKOHUANZHENCANGJI

奇门天书 三千年死人宝刀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神秘 惊险 离奇

卫斯理◎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科幻
经典

WEISILIKOHUANZHENCANGJI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卫斯理 著

⑤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奇门;天书 / 三千年死人;宝刀

- 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80128-721-5/G·62

I. ①奇…②天…

II. 卫…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916 号

责任编辑 / 吴 枫

策 划 / 艾 嘉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40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6.80 元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目 录

奇门 1

天书 133

三千年死人 301

宝刀 345

奇 门

第一部 价值连城的红宝石

有的时候,人生的际遇是很难料的,一件全然不足为奇的事,发展下去,可以变成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,像“奇门”这件事就是。

在这几个月中,新的奇事一直困扰着我,那实在是一件神秘之极的事,所以使我非将之先写出来不可,这件事,就是现在起所记述的“奇门”。

必须要解释的是:“奇门”两字,和中国的“奇门遁甲”无关,它的意思,就是一扇奇怪的门而已,当然,一切奇怪的事,也都和一扇奇怪的门略有关联。

闲言少说,言归正传。

整件事,是从一辆华贵的大房车开始的,不,不应该说是从那辆房车开始,而应该说,从那只突然从街角处窜出来的那只癞皮狗开始。

事情开始的时候,我正驾着车子,准备去探望一个朋友,那朋友是集邮狂,他说他新近找到了一张中国早期邮票中的北京老版二元宫门倒印票,非逼我去欣赏不可,我对集邮也很有兴趣,自然答应了他。

但是,当我离家只不过十分钟,车子正在疾驰中的时候,一只癞皮狗突然自对面窜了过来,如果我不让它,那它一定要被车子撞得脑浆迸裂了。

我对驾驶术十分有研究，要在那样的情形下避开这样的一条冒失癫皮狗，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但是，当我的车头一侧，恰好避过了那头癫皮狗时，横街上的一辆灰白色的大房车，突然冲了出来。

我连忙刹车，可是已经迟了。

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，“蓬”地一声响，两车相撞，我的车子已然停了下来，但是那辆大得霸道的房车却还未曾刹住，它向前直冲而出，撞在对街的一只邮筒之上，将那只邮筒，撞成了两截。

我连忙跳下车，赶过了马路，在大城市中，一有了甚么意外，看热闹的人，便会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，当我奔到了那辆房车旁边的時候，已经有十多个人聚集在车子的旁边，我向其中一个看来十分斯文的人一指，道：“别看热闹，快去报警！”

那人呆了一呆，但立时转身走了开去，我又推开了两个好奇地向车中张望的人，打开车门，在司机位上坐着的，是一个穿着得十分华丽的中年妇人。

那时候，她已经昏迷了过去，额角上还有血流出，车头玻璃裂而未碎，看来她的伤势，也不会太重，几分钟之后，救伤车和警车也全都赶到了现场。

各位如果以为这件事以后的发展，和那个驾车妇人，或是那辆车子有甚么关联的话，那就料错了，我一开头已写明白，事情只不过从那辆大房车开始而已！

警车来了之后，我是应该到警局去一次的，我可能在警局耽搁不少时间，所以我先要打一个电话去通知我那位集邮狂的朋友，我和一位警官打了一个招呼，便向最近的一家杂货??走去，去借电话。

我还未曾走到杂货??，有两三个顽童，在我的身边奔了过去，其中一个且撞了我一下！

当那个顽童一下子撞到我身上的时候，我唯恐他跌倒，所以伸手将他扶住，可是那顽童却将他手中的一封信，迅速地抛在我的脚

下，用力一挣，逃走了！

我呆了一呆，弯身从地下拾起那封信来，那封信的信封是很厚的牛皮纸，一看便知道那是用厚牛皮纸来自制而成的，而且，整封信都相当沉重，我伸手捏了一捏，信封中好像不止是信，而且还有一些坚硬的物事。

那些坚硬的物事，看来像是一柄钥匙。

我在才一看到那封信的时候，还不知道为甚么那顽童一被我扶住，就要将信抛掉，但是当我向信封上一看之际，我便明白了那顽童为甚么惊惶失措了。刚才，那辆大房车在打横直冲过马路时，撞在那邮筒上，将邮筒撞成了两截，有不少信散落在地上，看热闹的顽童便将之拾了起来。而他们拾信的目的，也非常明显，因为那封信上的邮票已被撕去了！

信还在邮筒之中，信封上的邮票，自然是还未盖过印的，虽然只是小数目，但在顽童的心目中，已是意外之喜了。

我当时拿了这封信在手，第一个反应，自然是想立即将之送回邮筒去，可是我却立即改变了主意，因为那顽童撕邮票的时候，十分匆忙，所以，在将邮票撕下的时候，将信封上的牛皮纸，撕去了一层，恰好将收信人的地址，撕去了一大半。

信封上全是英文写的，在还可以看得到的字迹上，显示出信封是寄到一个叫作“毕列支”的地方，那地方是在地球上的那一角落，我无法知道，因为纸已被撕去了一层。

而收信人的名字还在，那是“尊埃牧师”，而且，发信人的地址，也十分清楚，那就是离此不远处，我一抬头，就可以看到那条街的。在发现了那些之后，我改变了主意，将那封信，放进了我的袋中。

我当然不是准备吞没那封信，而是因为那封信，已无法按址寄达。而那封信之所以不能寄达目的地，是由于顽童撕去了邮票时弄坏了信封，顽童之所以能得到这封信，却是因为那辆大房车撞坏了邮筒，而大房车又是在和我相撞了之后，才撞向邮筒的，所以追根究源，全是我的关系。

我心中已打定了主意，等我在警局的手续完毕了之后，我便去访问那位发信人，请他在信封上加上地址，那么我就可以将信贴上邮票，再去投寄了。

我在杂货店中打好了电话，又驾着自己的车，和警车一齐同到了警局，在警局中，我已知道那个妇人只不过受了一点轻伤，已经出院回家了。

我在警局也没有耽搁了多久，便已办完了手续，我走出了警局，我的车子只不过车头上瘪进了一块，并没有损坏，所以，我很快就来到了那封信的发信人地址。

那是一幢十分普通的房子，坐落在一条相当幽静的街道上，我上了三楼，按了门铃，门打开了一道缝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泵娘问道：“找谁啊？”

我看了那封信，才道：“我找米伦太太，她是住在这里的，是吗？”

我自然根本不认识那个米伦太太，只不过因为那信封上写着，发信人是“图书路十七号三楼”的米伦太太而已。

那小泵娘一听，立时瞪大了眼，用一种十分奇怪的神色望着我，道：“你找米伦太太？”

你怎么认识她的？从来也没有人找她的，你是中国人，是不是？”

她向我问了一连串的问题，直到她问到了我是不是中国人之际，我才发现那小泵娘虽然也是黑头发，黑眼睛，但是她却并不是中国人，她可能是墨西哥人或西班牙人。

那小泵娘望着我时的那种讶异的神情，看来十分有趣，我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是中国人，米伦太太是甚么地方人，西班牙还是墨西哥？”

那小泵娘道：“墨西哥，我们全是墨西哥人，你是米伦太太的朋友？我们从来也未曾听说她有中国朋友！”

我无法猜知那小泵娘和这位米伦太太的关系，而那小泵娘又

像是不肯开门给我,所以我不得不道:“我可以见一见她么?”

“见一见她?”小泵娘立时尖声叫嚷了出来,同时,脸上更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神色来,像是我所说的,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事一样,但是我所说的,却是最普通的事,我只不过想见一见米伦太太而已。

或许,这位米伦太太,是一位孤独的老太婆,或者,她是一个很怪的怪人,因为那小朋友说她是从来也没有朋友的,但是,听了我的话之后,反应如此之强烈,这却多少也使我感到一点意外,不知是为了甚么。

我重覆道:“是的,我想见一见她,为了一件小事。”

“可是,”那小泵娘的声音,仍然很尖,“可是她已经死了啊!”

“死了?”我也陡地吃了一惊,这实在是我再也想不到的一件事,我本来立时想说“那不可能”的,但是,那小泵娘的神情,却又没有一点和我开玩笑之意。

“是啊,半年前已经死了。”那小泵娘补充着说。

我更加怀疑了,我道:“这不可能吧,我知道她寄过一封信,是寄给尊埃牧师的,那封信,只怕是今早投寄的,她怎可能在半年之前,已经死去?”

那小泵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道:“这封信……是我寄的。”

我更加莫名其妙了,道:“可是,那封信却注明发信人是米伦太太的,小妹妹,你可有弄错么?”

小泵娘总算将门打了开来,一面让我走进去,一面道:“你是邮政局的人员么?事情是这样的,米伦太太——”

她的话还未曾讲完,便听得厨房中传来了一个十分粗暴的女人声音,问道:“姬娜,你和甚么人在讲话?”

“妈妈!”小泵娘忙叫着,“一位先生,他是来找米伦太太的!”

那小泵娘有一个十分美丽的名字,我向厨房望去,只见一个身形十分高大的妇人,从厨房中走了出来。

我连忙准备向那妇人行礼,可是当我向那妇人一看间,我不禁

大吃了一惊！

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如此难看的女人。姬娜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小泵娘，而她竟叫那难看的女人为“妈妈”，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像的一件怪事！

虽然明知道这样瞪住了人家看，是十分不礼貌的事，但是我的眼光仍然停留在那妇人的脸上，达半分钟之久。

我绝不是有心对那妇人无礼，而是那妇人的样子实在太可怕了，是以我在一望到了她之后，我的眼光竟然无法自她的脸上移开去，好在这时是白天，如果是黑夜的话，我一定会忍不住斑声呼叫起来的。

而且，必须明白的是，我却不是一个胆子小的人！

我不但胆子不小，而且，足迹遍天下，见过各种各样，奇形怪状的事，可是就未曾见过一个那么可怖的妇人，她头部的形状，好像是用斧头随意在树上砍下来的一段硬木，她一只眼睛可怕地外突着，而另一只眼睛，则显然是瞎的，眼皮上有许多红色的瘰历。

她的鼻子是挺大的，再加上她厚而外翻的上唇，就这两部分来看，她倒像是一头狒狒——虽然她的眼睛，比狒狒还要可怕得多，她的牙齿参差不齐。

她这时，正用围裙在抹着湿手，而且，我还看到，在她的脸上和手上，有着许多伤痕，像是刀伤。

当我从震惊中定过神来之际，我看到那妇人可怕的脸上，已有了怒意（那是加倍的可怕）！

她那一只几乎突出在眼眶之外的眼睛瞪着找，哑声道：“你是谁？你来和我的女儿说些甚么事情？”

那小泵娘——姬娜则叫道：“妈妈，这位先生是来找米伦太太的，他提及那封信，妈，你还记得么？就是米伦太太临死前叫我们交的信，但是我们??忘记了，一直放了半年，到今早才找出来。”

我多少有点明白事情的真相了，米伦太太，可能是和姬娜母女一齐居住的一位老太太。

而这位老太太在临死之前，曾托她们交一封信，而她们??忘记了，一直耽搁了半年之久，直到今天早上才找出。

而当这封信还在邮筒之中，尚未被邮差取走之时，那辆大房车便将邮筒撞断，这封信因为十分重，所以邮票也贴得多些，是以被顽童注意，将之偷走，而又将上面的邮票撕去，因之弄得地址不清。

而也因为这一连串的关系，我才按址来到了这里，见到了可爱的姬娜，和她那位如此可怕的母亲。

我想通了一切，刚想开口道及我的来意时，那妇人已经恶声恶气地道：“那封信有甚么不妥了！你是谁？”

我勉强在我的脸上挤出了一个微笑来，道：“有小小的不妥，夫人。”我又取出了那封信，道：“你看，信封上的地址被撕去了，如果你记得信是寄到甚么地方去的，那么，就请你告诉我，谢谢你。”

我已经准备结束这件事了。

因为，那妇人将地址一讲出来，我写上，贴上邮票，再将之投入邮筒，那不就完了么？

我心中在想，总不会巧成那样，又有一个冒失鬼，再将邮筒撞断的！

那妇人笑了起来，她的笑声，其实十足像是被人掏住了喉咙时所发出来的喘息声，她道：“信是寄到甚么地方去的？米伦太太还有甚么寄信的地方？那当然是墨西哥了，你快走吧，别打扰我们了！”

她虽然下了逐客令，但是我还是不能不多留一会儿。

我又道：“那么，请问是墨西哥甚么地方？因为信上的地址，全被撕去了，只有‘毕列支’一个字，那可能是甚么桥吧？”

那妇人瞪着她那只突出的单眼，道：“墨西哥甚么地方？我不知道，姬娜你可知道么？”

嗯？”

姬娜摇着头，她那一头可爱的黑发，左右摇幌着，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妈妈，我从来也没有注意过。”

那妇人摊开了手，道：“你看，我们不知道，你走吧！”

在那一刹间，我也真的以为事情没有希望了，而且，我已知道那封信是被积压了半年之久的，就算有甚么急事，那也早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了。所以，我已准备躬身退出。

可是，就在那妇人一摊手之间，我却陡地呆了一呆。我在那一瞬间，看到那妇人的手上，戴着一只镶有红得令人心头震惊的红宝石戒指！

那是极品的红宝石（我对珠宝有着极度的爱好和相当深刻的研究），这种红宝石的价格，远在同样体积大小的上等钻石之上，那妇人戴这枚戒指的方式也十分特别，她不是将镶有宝石的一面向外，而是将那一面向里，所以，只有她摊开手来时，我才看得见。

这样的一枚红宝头戒指，和这样的一个人，是无论如何不相称的！

而我的震惊神态，也显然立时引起了对方的注意，她连忙缩回手去，并且将手紧紧地握住，那样，那块极品红宝石，就变成藏在她的掌心之中了。

我在那片刻间，心中生出了极度的疑惑来；这样可怕的妇人是甚么人？何以她住在那样普通的地方，又要亲自操作家务，但是她却戴着一只那样惊人的红宝石戒指。这一只戒指，照我的估计，价值是极骇人的。

而且，上好的红宝石，世上数量极少，并不是有钱一定能买得到的东西。

一样东西，到了有钱也买不到的时候，那么它的价值自然更加惊人了！

我在那刹间，改变了我立即离开她们的主意。老实说，我突然改变主意，并不为了甚么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

我原是一个好奇心十分强烈的人，我真想弄清楚那可怕的妇人的来历和那枚红宝石戒指的由来。

我故意不提那枚戒指，我咳嗽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看，这封信中，

好像还附有甚么东西，可能这是一封十分重要的信——”

那妇人突然打断了我的话头，道：“我们已经说过，不知道米伦太太要将信寄到甚么地方去的。”

我陪着笑，道：“那么，米伦太太可有甚么遗物么？”

那妇人立时张大了口，看她的样子，分明是想一口回绝我了，但是小泵娘姬娜却抢着道：“妈妈，米伦太太不是有一口箱子留下来么？那只红色的大箱子。”

那妇人立时又道：“那不干这位先生的事，别多嘴！”

我仍然在我的脸上挤出笑容来，道：“夫人，你看，这封信是寄给尊埃牧师的，或许，在米伦太太的遗物之中，有着尊埃牧师的地址。她已死了，她死前想寄出这封信，你总不希望死者的愿望不能实现吧？”

我知道，墨西哥人是十分迷信，而且相当尊敬死人的，这一点，和中国人倒是十分相似的。

果然，我最后的一句话生了效，那妇人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好，你不妨来看看，但你最好尽快离去，我的丈夫是一个醉鬼，当她看到屋中有一个陌生男人的话——”

我听到这里，实在忍不住笑，我要紧紧地咬住了唇，才不致于笑出声来。一个男人有了这样的一个妻子，而居然还要担心的话，那么他必然是醉鬼无疑了！

我低着头，直到可以控制自己不再笑了，我才敢抬起头来，跟着她，走进了一间房间，姬娜也跟了进来。那间房间十分小，房间中只有一张单人床，在单人床之旁的，则是一只暗红色的木头箱子。

那箱子也不是很大，这时正被竖起来放着，当作床头几用。在箱子的上面，则放着一个神像。

那个神像好像是铜制的，年代一定已然十分久远了，因为它泛着一种十分黝黯的青黑色。我第一眼看到它，便被它吸引住了，因为我竟无法认出那是甚么神来，这个神像有一张十分奇怪的脸，戴

着一顶有角的头盔，手中好像持着火炬，他的脚部十分大。

而那只箱子上，则刻着十分精致的图案，刻工十分细腻，绝不可能出于现代的工匠之手！

这两件东西，和那张单人床，也是绝不相配称的。

那妇人道：“这就是米伦太太的房间，和她在生之前一样；这箱子就是她的。”

从那箱子，那神像，我忽然联想到了那妇人手中，那枚非比寻常的红宝石戒指。我的心中突然有了一个概念，那枚红宝石戒指，一定也是米伦太太的！

我伸手拿起了那神像（那神像十分沉重，重得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），放平了那只箱子，箱子有一柄锁锁着。

同时，我顺口道：“夫人，你也是墨西哥人，是不是？米伦太太只是一个人在这里，她何以会一个人在这里的？她的丈夫，是做甚么事情的？”

那妇人立时提高了警惕，道：“先生，你问那么多，是为了甚么？”

我笑了一笑，没有再问下去，并没有费了多久，我就弄开了锁，将那只箱子打了开来。

令我大失所望的是，那箱子几乎是空的，只有一叠织锦，和几块上面刻有浮雕、银圆大小般的铜片。

我并没有完全抖开那叠织锦来，虽然它色彩缤纷，极其美丽，我只是用极快的手法，将五六片那样的圆铜片，藏起了一片来。

我先将之握在掌心之中，然后站起身来，一伸手臂，将它滑进了我的衣袖之中。

就我的行为而言，我是偷了一件属于米伦太太的东西！

我当然不致于沦为窃贼的，但这时，我却无法控制我自己不那样做。因为这里的一切，实在太奇特了，奇特得使我下定决心，非要弄明它的来历不可。

当我将那圆形的有浮雕的铜片，藏进我的衣袖之中的时候，我

不知道那是甚么，我只是准备回去慢慢地研究，或者向我的几位考古有癖、学识丰富的朋友去请教一下，我当时的心中只是想，那位米伦太太，一定是十分有来历的人，绝不是普通人物。

我的“偷窃手法”，十分干净俐落，姬娜和那妇人并没有发觉，我关上箱子，又将锁扣上，道：“很抱歉，麻烦了你们许久，这封信我会另外再去想办法的。”

我一面讲，一面向门口走去，到了门口，我向那妇人道别，又拍了拍姬娜的头，随口问道：“那封信中好像还有一样东西，你们知道那是甚么？”

我只是随口问问的，也绝没有真的要得到回答，可是姬娜却立即道：“那是一柄钥匙！一柄长着翅膀的钥匙，米伦太太生平最喜爱的一件东西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长着翅膀的钥匙？甚么意思？”

“钥匙上有两个翅膀，是装饰的，姬娜解释：“米伦太太有两件东西最喜欢，一件是这柄钥匙，另一件是她的一枚戒指，那戒指真美，她临死之际送给了妈妈，妈妈答应她死时，也送给我。”

姬娜讲到这里，停了一停，然后又补充道：“我不想妈妈早死，但是我却想早一点得到那戒指，它真美丽！”

姬娜不住地说那枚戒指真美丽，而我不必她说明，也可以知道她说的戒指，一定就是她妈妈戴在手中的那一枚。

我不再急于去开门，并转过身来，道：“夫人，那枚戒指，的确很美丽，可以让我细看一看么？”

那妇人犹豫了一下，也许是因为我的态度，始终如此温文有礼，所以她点了点头，将那枚戒指自她的手指上取了下来，放在我的掌心。

我能够细看那枚戒指了，姬娜也凑过头来。唉，那实在是美丽得惊心动魄的东西，古今中外的人，如此热爱宝石，绝不是没有理由的，因为天然的宝石那种美丽，简直可以令人面对着它们时，感到窒息！

这一点，绝不是任何人工的制品，所能够比拟的。

天然的宝石，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魔力，如今我眼前的那块宝石，便是那样，它只不过一公分平方，不会有超过三公厘厚，可是凝神望去，却使你觉得不像是在望着这一块小小的红色的宝石，而像是在望着半透明的，红色的海洋，或是红色的天空！

我望了半晌，才将之交还了那妇人，然后，我才道：“夫人，恕我冒昧问一句，你可知道这一枚戒指的确实价值么？”

那妇人一面戴回戒指，一面道：“不知道啊，它很美丽，是不是？它很值钱么？值多少？五百？嗯？”

我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，我只是含糊说了一句，道：“也许。”

我并不是不想回答她的问题，而是我怕我的答案讲出来，会使她不知所措，昏过去的，这样的一块上佳的红宝石，拿到国际珠宝？场去，它的价格应该是在“三百”或“五百”之下，加上一个“万”字“而且还是以世上最高的币值来计算！

这枚戒指原来的主人是米伦太太，那么，米伦太太难道也不知道这枚戒指的价值么？想来是不可能的，而她将那枚戒指送了人，却将那钥匙寄回墨西哥去！

我的心中充满了疑惑，当我告辞而出，来到了我车子旁边的時候，我又抬头向我刚才出来的地方，看了一眼，刚才那不到半小时的经历，实在是我一生中最奇怪的一桩事了。

我心中不住地问自己，那米伦太太，究竟是甚么人呢？

我上了车子，坐了下来，竭力使我思绪静一静，我要到甚么地方去呢？我决定去找那几位对于古物特别有兴趣，也特别有研究的朋友。

我知道他们常在的一个地方，那是他们组成的一个俱乐部。这个俱乐部的会员，只有七个人，而要加入这个俱乐部之困难，还是你立定心机去发动一场政变，自任总统来得容易了，要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会员，必须认出七个老会员拿出来的任何古董的来历。

我曾申请加入这个俱乐部，我认出了一只商鼎，一方楚镜，一

片残旧的文件,(字军东征时的遗物)一只银制的,属于玛丽皇后的香水瓶。

但是我却在—块幽黑的烂木头前碰壁了,后来,据那个取出这块烂木头的人说,这是成吉思汗的矛柄。我心中暗骂了一声“见你的鬼”,我未能成为会员。

但是,我因为认出四件古董,那是很多年来未曾发生过的事情,是以蒙他们“恩准”,可以随时前往他们的会所“行走”。这个“殊恩”,倒有点像清朝的时候,“钦赐御书房行走”的味道。

我一直将车子开到了这个俱乐部会所之外,那其实是他们七个会员中一位的物业,司阍人是认识我的,他由得我迳自走进去,一位仆人替我打开了客听的门。

他们之中,只有五个人在。正在相互传观着一只颜色黯淡的铜瓶。千万别以为他们七个人全是食古不化的老古董,他们只不过是喜欢老古董罢了。

这时,手中不拿花瓶的一个人,就自一只水晶玻璃瓶中,斟出上佳的白兰地来。而他们之中,有三个人是在大学执教的,有五个人,是世界著名大学的博士。

他们看到了我,笑着和我打招呼,其中一个用指扣着那铜瓶,道:“喂,要看看巴比伦时代的绝世古物么?”

我摇了摇头,道:“不要看,但是我有一样东西,请你们鉴定一下。”